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可恶的星球、了痛房的痛人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可恶的星球

(美)爱德华·贝斯特

他们俩离开了发射台，往回走着。

“有点不同寻常，是吗？”曼克利夫问道，“一个小小的暗示，你和我一样清楚其中的原因。再让我们自己领略一下整个地面装置，知道它们在那里的作用，让我们意识到可能一去不复返了。”

布茨曼往前走着，久久不说话。“是啊，”他轻轻叹了口气，“看来正是这样。”

“现在对当英雄犹豫了？”

“不，”布茨曼说，“我是自愿的。我愿意去。”

曼克利夫扫了一眼布茨曼，换了个话题，“５０年代，我祖父在凯那佛罗角工作。当时他们刚开始研究火箭，打算放上去几只老鼠。那个时候，人们对外太空几乎一无所知。他们想弄清楚是否有辐射带；老鼠上去后能否生还，会受到什么影响，等等，等等。总之，他们是什么都不知道，却急于想弄清一切。他们像好奇的猴子那样胡乱摸索着，却又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是否会在外太空惹出什么麻烦来。以后的事你也知道，他们将所有的装载物消毒，以防对外太空造成污染。

“不管怎么说，这帮捣蛋鬼要弄两只野鼠做实验鼠。祖父让我去抓。当然了，我那时还是个孩子，因为成了这伟大事业的参加者而喜不自胜。我立即行动，最后终于弄到了两只。

我对此感到非常骄傲，认为这两只野鼠也应该感激我，因为是我使它们成为第一次进入太空的老鼠。可它们不这么想，有一只还咬了我。”

事隔这么多年，曼克利夫还清楚地记得，他把老鼠送去时受到了称赞。他又把思路收回来。“不论怎么说，”他说，“老鼠随火箭上了天，却未能回来。虽然有精密的装置操纵，但火箭没有重返轨道。它好像有自己的主意，没人知道它上哪儿去了。”

现在已经到了低层建筑，曼克利夫走上前推开门，一个瘦长的士兵站在那儿等他们。他敬了个礼：“先生们，将军希望你们立即去他办公室，请跟我来。”

他们来到布兰特将军门前。士兵敲了敲门，然后他们走进门去。将军坐在桌前，面容生硬，一脸皱纹。还有一个陌生人坐在右边，他身材矮胖，戴一副发亮的眼镜，红头发，穿一身工作服。

“早安，”将军说道，“曼克利夫少校，布茨曼少校科斯特博士。”三人相互握手。

“科斯特博士将告诉你们一切。坐下。”

“我简单地说吧，”他们就座后，博士说道，“直到最近我们才发现就在我们这个星系中有一个过去不知道的星球。普通的光学望远镜看不到它，只有通过射电望远镜才能分析出来。它常常发出一种光，我们称之为‘鬼影’。以前一直以为是什么机械故障造成的，最近我们制造出一种新型望远镜，我们使用这种装置从这个星球上收到了一种新的射线。这说明这个星球上存在着一种不为我们所知的元素。”

他停了下来，曼克利夫和布茨曼盯着他。屋子里好长一阵无人说话。忽然，科斯特在椅子里挪动了一下，眼镜片在灯光下一闪一闪，一种纯思辨的热情占据了他。“为什么不可能呢？”他问道，抬起一只手托着下巴。“还有许多有待发现的事物。看起来那元素似乎对光发生作用，干扰它，使它变形。”他放下手。“也许还有其他元素。这也许能说明为什么用普通光学望远镜难以观察到，而只有射电望远镜才能收到它的‘鬼影’。这个星球，我们认为它并不远，但没有导航设备能到达。这次，我们给火箭舱安排了一台新型望远镜。”

他又停下来，靠在椅子上。屋子里又一片沉默，但这次有些不同。曼克利夫和布茨曼现在知道他们的目的了，穿越太空飞向一个未知的神秘星球。对这个星球，人们所知甚少，只凭猜想，而且很可能它对人体有伤害性。曼克利夫看着将军，将军也回头看着他。

“是这么回事吗？”曼克利夫问道。

“是这样，”将军说道。“我们需要它，如果它确实存在。

即使咱们这个世界已经够热闹的了，我们还是需要它。如果它排斥光，像我们所推测的那样，就没有什么别的火箭推进器可以到达那儿了。或者——”他耸耸肩，各种难以想象的可能性实在太多了。“如果它存在，”他说，“如果它是个星球而非一团放射性微粒或尘雾，或者鬼知道其他什么东西。”他拿起一支桌上的铅笔，轻轻弹着未削尖的一头。“现在，这里有了出色的火箭，能给你们提供一切必需的设备。我们假设：要是有这么个星球而且不太遥远，你们就登上这个星球然后返回；如果不存在这个星球，常规导航系统将自动带你们回来。你们和我一样清楚，可能性到底有多大。一切都难以预料。现在你们中有谁想退出？”

“不，”曼克利夫很快答道，“不，先生。”

“我们怎么知道到底要找什么呢？将军。”布茨曼问道，“我们又不知道这种新的元素。”

“科斯特博士与你们同去。”

他们同时扭过头看着科斯特。

“博士，”布茨曼说，“如果你能提供要寻找的线索，你不一定非得去。”

科斯特笑了。“也许是，少校。”他说，“也许只有我知道那是多么的危险，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我要去。”

将军一直听着他们的对话，这时说道：“一个小时之内，你们能准备就绪吗？”

他们不由自主地在椅子上挺直了身子，又都有意识地放松。将军把眼神依次挪到每个人身上，不停地点点头。他拿起话筒说：“给我接麦考利。麦考利？我是布兰特将军。开始倒计时，他们在１小时内到达发射台。”他挂上电话，长久地、探询地打量着每一个人，然后像个肩负重任的人那样慢慢站了起来。他们立即起立。他和他们一一握手。“４５分钟之内将一切准备完毕，到达前入口。如果抓紧时间，你们还可以写一两封家信。不要担心你们的家属。”他的脸缓和了一会儿，然后又变得严肃起来。“祝你们成功。”他说着，转过身去。他们依次走出房间。

曼克利夫套上了航天服。他舒展了一下身子，看着自己桌上的照片。这是他祖父的照片，揉皱了，也褪了色。“再见了，老家伙，”他说，“也许我能为你找回老鼠。”随后他走出门去。

当他们乘车来到发射场时，天边已露出了鱼肚白。清冷的曦光下，机械师们正围在闪闪发亮的火箭边上。机械队长和他们三人一起乘升降机进入满是扳手、闸门的密封舱，为他们检查所有的扣结，查看食物管道是否就在手边。他的眼光迅速扫过满是复杂装置和监测仪表的双重操纵台、电视屏幕和控制按钮。然后，他回到门口。“祝大家安全着陆。”他说得没有把握，拖着长声，“红灯一亮就戴上面具。等发动机预热完毕，你们将在１２分钟内升空。现在，再见了。”起动门在他的身后关闭了。他们听到“咯嗒”一声的上锁声。

他们都静了下来，在空气泡沫座垫上陷入沉思，谁也不说话，只是抽紧扣结。最后是“哗啦”一声，紧接着巨大的声响轰然而起。他们被一种难以置信的力量往上抬，往上抬在山崩地裂般的声响中，泡沫垫似乎要被他们压扁。随后一段时间他们眼前一片漆黑。

在降落的最后喷射和震动之后，他们静静地躺着，倾听着冷却下来的喷气发动机的咔咔声，就像是游泳者在浪巅波谷中翻滚挣扎之后来到他本以为到不了的彼岸。曼克利夫第一个开始动弹。他将火箭着陆架的操纵杆收起，解开身上的带子坐了起来，看着布茨曼。“喂，布茨曼，”他说，“看起来我们还能将它飞回去。”

“可喜可贺，少校，”布茨曼长舒了一口气。“你可真是个老练的宇航员，你会得到提升的。你怎么样，博士？”

“我很好。”科斯特说着，坐了起来。“真可怕啊，脑袋里嗡嗡响着有多久了？”

“大约一天吧，”曼克利夫说道。“天晓得有多少分贝的噪音。我们最好看看外面，好知道我们换来了什么。”

他们走到起动门前就像孩子们在圣诞节早上走下楼梯一样。内门镶着一块厚重的防爆玻璃，他们都挤在玻璃门前。曼克利夫按了一下键钮，外门慢慢弹开了。随着门充分张开，一个新世界展现在他们眼前：在红色的阳光中，一片绵延静谧的草地一直伸展到树林边，缓缓的由坡上棵棵巨树比地球上古老的红杉还要高大。树是粉红色的，和草地相似，只比光线的颜色稍深。他们看不见山顶，上面蒙着一层雾，或是看起来像雾一样的东西——一种朦胧混沌的东西，似乎在吸收光线，而不是将光线反射出去。光的颜色给他们所看到的一切都蒙上一层梦幻的色彩，就像记忆中一个沐浴在玫瑰色的霞光中的愉快的傍晚。一种奇特的感觉涌上他们心头，给他们留下一层淡淡的哀伤，因为他们知道这种美好的景物是既不会长久也不会再现的。

他们看得出了神，最后还是曼克利夫扭过头看了一下门边的仪表盘。“没有有害辐射，”他说，“外面有空气，二氧化碳偏高，但并不严重。我们出去先得适应一下。温度，２０摄氏度。这地方适合度假，布茨曼。”他扭头看着布茨曼，发现他眼含泪水，就又扭回了头。他自己也觉得鼻子发酸，但总算克制住了。这个地方的宁静、清爽，如同梦境。

“博士，”布茨曼对科斯特说，“我们把你送到这儿了。你打算先干点什么？”

科斯特盯着他看了一会，微微皱皱眉。“要干的事情太多了。”他说，“这里的一切都显得不太真实，我从没有过这种感觉。不过，我看到了雾，那团奇怪的雾，在山头吸收光线。

我想那种元素就在那儿。也许山顶有含那种元素的岩石，我要上去看

看。”

“我最好汇报一下。”曼克利夫站起身，走到装有超短波发射机的角落，接通电源，套上耳机。“七号基地，”他说，“这里是‘亚尔哥英雄’号，这里是‘亚尔哥英雄’号，一切顺利。”他关闭电源，摘下耳机，转身对科斯特说：“现在，博士，我们得为你准备了。”

他们都站了起来，走向墙边的橱柜，拿出科斯特的装备：一台微型计算机，一把自动手枪，一把榔头，装标本的金属带，录音机和袖珍耳机。他们帮他把一切都装好，带上自动手枪，并告诉他如何使用。

“我是否得同他一起去？”布茨曼问。

“我同意。你走到树林边，但不要进去，停在开阔地上，让我能看见你，而你能看见周围的一切。如果科斯特开了枪或呼救，不要进去，发信号通知我，或开枪报警并立即回到这里。”他说着，扭头看看科斯特，“我们不是要抛弃你，博士，而是我认为如果有危险，我们最好集合在这里。你应该在两小时之内出来与布茨曼取得联系。一切都明白了吗？”

科斯特点了点头。布茨曼拿起另一支手枪佩上，随后他们走出起动门，爬下楼梯，走到地面上。地面被火箭着陆时喷出的气体烧成了一个焦圈。焦圈之外的地面上覆盖着一层没膝厚的灰色苔藓。枝叶茂盛的树木四处可见，树上还挂着小汽车大小的草莓般果实。他们降落在一个巨大的环形洼地的边缘地带。往前是一马平川的斜坡，一直伸向远方山脚下。

除了近处星星点点的树木外，远处的整个原野上都被树丛覆盖着，直至天际。抬头望去，一层粉红色的烟雾遮蔽天空，空其中充满了类似草莓的芳香，香气醇厚。

环视美丽的原野，肺里深深吸进香甜的空气，布茨曼在这梦一般的静谧中陶醉了，幻想着能把女友带到这儿永久居住下去。他明知田园诗般的梦幻不会长久，还是满心希望能在这儿待上一阵，而不愿意把生命完全消耗在拥挤、繁忙、充满恐怖的地球上。

曼克利夫用双筒望远镜仔细观察四周，没发现什么异常，没有动物，没有任何生物居住过的痕迹。他转向布茨曼，“这里除了植物什么也没有。现在该走了，在１００米远的地方试试步话机。”

他们穿过苔藓往前走去，苔藓很松软，但走起来并不太吃力，曼克利夫目送着他们。在１００米左右的地方，他们停下来，打手势表明他们在试无线电，但他这里什么声音也没有听见。他和他们直接喊话，但布茨曼用手势表示根本听不见。他们继续前进，他看见他们停在一株植物前，尝着上面的果实，吃了一个又一个。从他们的手势中可以看出，那些果实很好吃。

他们花了不少时间走了五六百米来到树林前，然后科斯特进了树林。他看见布茨曼沿着林边慢慢来回走着，就回到火箭里取他的照相机和另一支手枪。

曼克利夫走出了舱门，却发现布茨曼不在那儿了。曼克利夫告诉自己布茨曼马上就会出现的，但时间一点点过去，布茨曼却踪影全无。一个小时过去了，最后曼克利夫开始怀疑，甚至警觉起来。他无法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的协议如此简单，谁也不会有什么误解：布茨曼一直在旷野里，如果出现什么麻烦，他就会跑回来，或者开枪。他高度警觉，反应迅速，曼克利夫与他合作过多次，对此很有把握。是不是有一种不可捉摸的邪恶力量，一种不为人所知的力量，使人化为烟雾在眼前消失。

曼克利夫打了个冷战，骂了一句，使自己清醒一下。他意识到除了自己在想入非非之外，一切毫无变化。他努力使自己稳定下来，好好地想一下。如果有什么控制了他们，也会同样控制他的，除了他们吃了果子，而他没吃。也许那果子里有一种慢性毒素，使布茨曼没有当场倒下，却在他回到火箭里时发作。现在布茨曼也许正蜷缩成一团倒在苔藓下面他却发现不了。没有别的答案，否则布茨曼一定会发出信号的。他举起双筒望远镜扫视着树林。他望不到树林深处。树木枝叶茂盛，地上灌木丛生，但里面没一点动静。

这时他想起提出的两小时限制，他应该等这么长时间。也许科斯特在林中发现了什么，要布茨曼去帮助他。但为什么布茨曼不在外面等着，让科斯特到火箭这里来说明一切呢？布茨曼是不会违背协议去行动的。

曼克利夫不知如何是好了。他不能够立即回去，汇报说他们到了一个可爱空旷的世界，山上有云雾，两个人走进树林后消失了，而他又未进行调查。他不能抛其他们，自己离开。

可他应该等多久呢？他是否应该离开火箭，越过草地去看看布茨曼是否躺在苔藓上？要是他真的躺在那里当然挺好，要不是呢？

他绞尽脑汁，面对困境，一种无名的恐惧袭上了心头。他尽力打消一种可怕的念头，但这种念头越来越强烈，似乎什么东西在树林中等待着他。脖颈上的头发弄得他很不自在，他忽然感到呼吸局促起来，心中升起一股令人不安的愤怒。

终于，他穿越田野朝着最后见到布茨曼的地方走去，没走几步就小跑起来。还没跑出５０米，他就见到林子里出现了一个灰色的影子，然后是另一个，左面、右面又出现了几个，有一些是白的，像实验鼠，有一些是带灰斑的。他惊异了好一阵，因巨大的树木引起的昏乱错觉，使他没意识到这些老鼠模样的怪物其实长得像恐龙一样大。

当他转身要跑时，头脑又变得冷静而实际了。他已估计出它们的真实尺寸。他边跑边回头，发现它们正飞速向他袭来。他想到要花近半个小时才能预热和发动喷气机，这显然来不及了。他祖父因无知而送到这个星球的可怕礼物，因变种而发育得如此之大，以至于火箭的单薄外壳也许挡不住它们。

他气喘吁吁爬上梯子，搬下把手关闭起动门，然后跑向操作台按下喷气预热按钮。他把自己固定在无线电旁的座位上，打开机器开始讲话。忽然第一只老鼠开始抓搔火箭外壳，火箭抖动着，发出“卡啦卡啦”的声响。以后，老鼠越来越多，抓咬也越来越厉害。火箭先是震动，然后开始摇晃，终于翻倒在地。于是老鼠张开大口，开始咀嚼。

曼克利夫的声音从扩音器里传了出来。两个地面站通信人员呆若木鸡地站立着。一种金属的碎裂声也一同绝望地穿越太空，飞进了通信室。“一个梦的世界，别想再登上它他们太着急了，他们没能”他的声音被一阵震耳欲聋的碎裂声、尖利的吼叫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喊声所打断。

最后电波中断了。

两个人惊惶失措地看着对方，在一阵突然的沉默中，面色变得像纸一样苍白。

T病房的病人

(美)阿尔弗莱德·贝斯特

公元２１１２年，美国正在为理想而战。当前方的战事正日趋白热化之际，纽约的圣奥尔本斯美国陆军医院的Ｔ病房也在后方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圣奥尔本斯按伤病员的伤势和病情建立了１９种病房，分别用字母Ａ到Ｓ做代号。那么，Ｔ病房是什么病房呢？

这个问题恐怕目前还没人知道。Ｔ病房的门上挂着双重锁。来访者不得入内，病人也不许离开病房。进进出出的医生和护士的脸上都流露出困惑的神情，但他们又缄口不言。

据一个干杂活的女工说，她曾打扫过Ｔ病房，里面根本没有人，只有２４张病床，桌上的东西都蒙着一层灰尘。可是，另一位值夜班的工友却说，夜里他分明听到有歌声从里面传出来。

医院里议论纷纷：有人说那是一间鬼病房；也有人认定那是供参谋部的官僚们喝酒取乐的非正式俱乐部议论传到卫生部长卡彭特将军那里，他找来了负责Ｔ病房的迪莫克博士。

迪莫克博士向将军解释道：“Ｔ病房有２４名特殊病人，他们不吃也不睡，还常常突然失踪，所以要把门锁起来。可是，锁对他们毫无作用。”

“真有这么奇怪的病例吗？给我带三个病人来。”卡彭特将军说。

此时此刻，内森·赖利正吃着法式烤面包，喝着黑啤酒，一边和共同进餐的钻石大王吉姆·布雷迪打赌：“艾森豪威尔将军一定会赢的”吉姆·布雷迪说：“我可不和你赌，你是个能未卜先知的家伙！”内森·赖利笑了笑，他用餐布抹抹嘴，然后起身回到卧室，脱去衣服，换上一件灰衬衣和一条灰色的宽大裤子。

衬衫的口袋上印着很大的蓝色字母：圣奥尔本斯美国陆军医院。接着他消失了。

莉莱·麦琴的屋子外面聚满了一群群爱慕她的第二十军团的人。当她身披宝蓝色斗篷，微笑着坐上马车时，一个青年飞奔过来，跪在她面前，用小刀刺伤了自己的左臂，让鲜血染红了她的裙裾，口中叫道：“我爱你，莉莱。”莉莱温柔地笑着：“宾汉，谢谢你。”说完，马车在一阵玫瑰和紫罗兰花瓣的花雨中起程，穿过广场来到守护灶神圣火的神庙。莉莱撇下那些爱慕者，独自走进神庙，跪倒在神坛前，一边吟诵着一篇祷文，一边拈了一撮香撒在神坛的火焰上。然后脱去衣服，穿上一件灰上衣和一条灰裤子。上衣口袋上印着：圣奥尔本斯美国陆军医院。她微微一笑，不见了。

在欢呼声和掌声中，乔治·汉默走出议会厅，格拉德斯通和邱吉尔在门口和他紧紧握手，迪斯累利则邀请他到家里去吃饭。当上完汤和第一道菜时，汉默要求暂时离开一下。他走到楼上，脱去外套和平鞋，穿上一件灰衬衫和一条灰裤子，失踪了。

一等兵内森·赖利、护士长莉莱·麦琴和下士乔治·汉默正坐在卡彭特将军的办公室里。他们穿着医院的灰色病人服，吗啡使他们迷迷糊糊。

办公室里灯火辉煌，迪莫克看到在场的有间谍部门和保安部门的专家，不禁一愣。卡彭特将军不怀好意地笑着。

“迪莫克，我们实在很难接受你的失踪故事，我的专家想跟你和你的病

人谈谈‘忽隐忽现的行动’。如果你的确与情报泄漏事件无关，那么我们再着手调查这件不可思议的事件。”

专家们不由分说地给迪莫克做了潜意识软化、伊特释放、超自我阻滞等检查。

结果，一无所获。

当他们转身准备给病人做检查时，一等兵内森·赖利、护士长莉莱·麦琴、下士乔治·汉默就像蜡烛熄灭似的，突然失踪了。

卡彭特将军为错怪了迪莫克而感到十分内疚，他当即晋升迪莫克为上校。当三个病人重新出现在椅子上时，卡彭特将军又找来精神病医生，给在座的每个人做一次检查。他们诊断的结果是在座的人都得了轻度休克症并出现幻觉。

卡彭特将军一方面派人调查２４名病人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另一方面派６名专家搬入Ｔ病房，观察病员的日常起居及行踪。

一个星期后，一名专家前来汇报，内森·赖利常常谈起“钻石吉姆·布雷迪”。

卡彭特将军找来宝石匠，让他查一种叫“吉姆·布雷迪”的钻石，可他无能为力。卡彭特将军又找来语言学家、家谱学家，他们也只知道“布雷迪”是５００年来美国的一个普通的姓，别无其他。

最后，卡彭特将军找来了第一流的历史学家雷德利·斯克林博士。斯克林博士曾对为实现美国理想的战斗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结果被判处了２０年苦役。

斯克林博士一听就知道“钻石吉姆·布雷迪”是１８世纪的钻石大王。

顺着斯克林博士的线索，几天后，卡彭特将军得到一份报告：内森·赖利回到２０世纪初的时代，他在那儿过着理想中的生活，他是一个高水平的赌棍，他打赌艾森豪威尔能选上总统，赢了钱；他打赌职业拳手马西亚诺能击败另一位职业选手拉·斯塔泽，又赢了钱。护士长莉莱·麦琴逃往罗马帝国，在那儿过着自己的理想生活，她成为倾国倾城的美人，还有一个叫宾汉的情人。下士乔治·汉默逃往１９世纪的英国，在那儿他是一位议员，是格拉德斯通、邱吉尔和迪斯累利的朋友那２４位病人是受到氢弹爆炸波的冲击而引起巨大变化的。

“这些人正进行着超越时代的旅行，但他们却都犯了时代的错误。”斯克林博士分析道。

艾森豪威尔直到２０世纪中叶才进入政界，内森不可能既是１８世纪的“钻石大王”吉姆·布雷迪的朋友，又在艾森豪威尔竞选获胜一事上打赌；莉莱·麦琴不可能有宾汉这个情人，宾汉根本没有在罗马生活过；迪斯累利死的时候，邱吉尔才７岁，他们不可能同时成为乔治·汉默的朋友“斯克林博士，如果我们能和那２４位病人一样，随心所欲地进入自己理想的现实，我们还要战争干什么？这种奇迹似的事情、神圣的创造、超越物质的精神如果能够探索、研究出来，贡献给全人类，那不是一件伟大的创举吗？”卡彭特将军激动地说。

“这倒也不失是战争的一大收获。”斯克林博士无不讥讽地说。

“你能干这件事吗？斯克林。”卡彭特说。

“不能，我干不了。你需要一位诗人，一位懂得创造的艺术家。”斯克林说。

卡彭特发疯似地在他那２亿９千万个坚强而干练的专家中进行挑选，可他始终也没找出一位理想的人眩宝石人面（美)穆尔科克马车终于停住了。霍克蒙默默地跟着卫兵下了车，他看到眼前是一大气宫殿式的建筑群，四周高大的塔楼，闪着深色的金光。这里是德克帝国的皇宫。

卫兵领着他穿过宫殿里高大的走廊，戴着蛇皮面具，披着带斑点大氅的马里达斯男爵已经等候他多时了。

马里达斯男爵领着霍克蒙走过一道道铁门，踏进一间灯光耀眼的房间，里面放着一架非常精美的机器。机器几乎全由柔和的红色、金色和银色的网络组成。

霍克蒙按照马里达斯男爵的指点站到踏板上。网络的细丝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脸，它具有人类肌肤那样的温度和活力。网络发出柔和的乐声，像阵阵微风沁人心脾。

“阁下，请走进去，必须将黑宝石嵌进你的额头，别怕，我保证你不会感到痛苦的。”

霍克蒙按男爵说的做了。网络瑟瑟作响，黑宝石轻柔地抚摸着他，似乎要进入他的体内，与他融为一体。霍克蒙突然觉得头颅里产生了一种压力，非常温暖而柔和的感觉遍布全身。他心里明白，这台机器正在将一种坚硬的物体嵌入他的前额，他感到有些苦涩和委屈。

一个月前，科恩省年轻的霍克蒙公爵率领人民，起来反抗德克帝国的侵略与压迫。但是，由于寡不敌众，他们很快就失败了，公爵也被关进了监狱。

一天，德克帝国的军事首领马里达斯男爵找到霍克蒙，表示可以给他自由，并归还他的领地。但条件是，霍克蒙必须打入邻近的卡马格省，掳取其领主布拉斯伯爵的女儿伊莎尔达。

为了回到童年时的牧场，为了让自己领地的人民过上平安的日子，霍克蒙接受了这笔交易。但马里达斯提出要把一颗具有魔力的黑宝石嵌入他的前额，以便观察到他的行踪，了解防守固若金汤的卡马格的情况。马里达斯不仅要得到布拉斯伯爵美貌绝伦的女儿，还要占领卡马格富饶的土地。

正想着，霍克蒙感到前额一阵剧痛，他觉得自己长出了第三只眼睛，前额嵌入了一块硬硬的，又很平滑的东西。

“好了，霍克蒙公爵，你可以走了。从此，无论你走到哪里，我们都能了解你所遇到的人和事。一旦你背叛我们，黑宝石中的生命力将会吞噬你的脑子。”

霍克蒙公爵顺利到达了卡马格，因为人们都知道他是科恩省起义的勇士。他把马里达斯教他的话说了一遍，讲述自己如何被俘，如何饱受折磨，头颅里被嵌进宝石，又如何逃出来。人们对他的话深信不疑，布拉斯伯爵的女儿更是用满怀敬意的目光含情脉脉地看着他。

晚上，布拉斯伯爵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席间，卡马格著名诗人鲍金特尔朗诵了他特地为霍克蒙写的十四行诗，赞美他迷人的故乡。霍克蒙被诗句特有的韵律和节奏打动了。听着听着，强烈的乡愁和酒精的作用使他不知不觉睡着了。

等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张用毛皮和丝绸铺成的床上。他睁开眼睛，仿佛又看到伊莎尔达小姐漂亮而又多情的眼睛，他发现自己好像被她迷住了。

突然，他听到房门打开的声音，接着传来了布拉斯伯爵洪亮的声音。

“睡得好吗？霍克蒙公爵。你躺着别动，脸上也不要露出惊恐的样子，免得马里达斯怀疑你。”

霍克蒙顿时感到十分惊愕，不过，他很快恢复了平静。布拉斯伯爵继续说：“霍克蒙公爵阁下，我年轻时也读过一点巫术方面的书，所以昨晚的宴会上，我让鲍金特尔用诗来打动你思乡之心，从而令你渐渐失去知觉，以便我们了解你的心里活动。我们明白你是被德克帝国的人诱使而来的，也知道宝石是怎么回事。

我不想杀你，因为我不愿失去一个潜在的德克帝国的强有力的对手，我知道你心里是非常痛恨他们的。我可以凭我有限的功力暂时帮你消除痛苦，如果你要彻底除掉黑宝石，你只有去求助于法师马拉奇奇。喝完你床边的那杯酒，你就走吧，免得马里达斯发觉后来找你麻烦。”

霍克蒙公爵听了布拉斯伯爵的一番话，羞愧难当，他决心再和马里达斯战个你死我活。他一仰脖子喝下了床头柜上的红酒，顿时觉得额头微微发烫的黑宝石变清凉了，不觉精神一振。他披上衣服，去找马拉奇奇。

历经千辛万苦，霍克蒙公爵终于在离卡马格不远的一座密林里找到了马拉奇奇。他是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但皮肤却很光滑白皙。

霍克蒙公爵说明来意。马拉奇奇想了一会儿，说：“我没有理由帮助你，除非你杀了马里达斯，他杀害了我整个家族的人。现在，他又开始进攻卡马格。杀了他，你再来见我。”

马里达斯男爵以搜索霍克蒙的名义，带领１０万人马，把卡马格围了个水泄不通，并要求卡马格成为德克帝国的一个省，这遭到布拉斯伯爵的严辞拒绝。

马里达斯恼羞成怒，下令猛攻卡马格。一艘艘黄铜制成的扑翼机腾空而起，向卡马格的居民区、粮仓等处投火药弹。

布拉斯高举佩刀，发出信号，一群巨大的红鹤展翅高飞，响起一阵阵“扑扑”的声音。红鹤背上的鞍子上，坐着配有火焰长枪的士兵，士兵不断用枪瞄准扑翼机的驾驶员射击。一个个驾驶员应声跌出机舱，扑翼机遂撞到山崖上粉身碎骨。

同时，红鹤也被击落不少，带血的羽毛飘满天空。扑翼机不及红鹤灵活，而红鹤的战斗力却不及扑翼机，一场空战打得难解难分。

陆地上，马里达斯男爵仗着人多势众，向卡马格冲来。布拉斯伯爵不慌不忙，一扬刀，从四面的塔楼上射出一个个白色圆球，白色圆球落在进攻队伍的前面炸开，散发出一种迷幻气体，把德克帝国的士兵一批批熏倒在地。马里达斯男爵不甘示弱，搬来一门门火炮，对四角的塔楼猛攻。一个塔楼旋转倒地，又一个塔楼德克帝国的士兵已攻到了卡马格城下。

布拉斯伯爵让军队分成两路，迎战敌人。他自己手持宝刀，一马当先冲出城门。刀起头落，霎时间，便杀得敌人人仰马翻，血流成河。但毕竟马里达斯的士兵是城里士兵的１０倍，布拉斯伯爵杀进杀出，刀都砍钝了，可敌人的包围圈却越来越校渐渐地，年迈的伯爵有点力不从心了，一个不小心，马失前蹄，差点从马上摔下来。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有人穿着一身黑色锁子甲，高喊：“霍克蒙在此！”手持大刀，杀进重围。

“哼，你终于来了！”马里达斯一把金刀拦住他的去路。仇人相见，分外

眼红，两人立刻战成一团。霍克蒙报仇心切，越战越勇，大刀舞得飒飒有风。马里达斯武艺也不弱，一刀一刀有招有式。终于，霍克蒙看准了一个破绽，一刀砍去，击中马里达斯的右臂，使他的右手一颤，大刀落地。霍克蒙正想乘胜追击，突然头上一阵绞痛，黑宝石又渐渐发生作用了，它的生命力开始了。可霍克蒙顾不得这些，直追马里达斯，举刀向他砍去，这时，马里达斯回过头，一扬手，掷出一把匕首。匕首插进了霍克蒙的左胸，霍克蒙咬咬牙，刀起头落，马里达斯终于被杀死了。霍克蒙眼前一黑，直直地从马上栽了下来。

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看到的是窗前的鲜花和伊莎尔达秋水盈盈的双眼。她告诉他，他们胜利了！霍克蒙杀死了马里达斯，德克帝国的士兵没有了首领，乱作一团，很快被打退了，霍克蒙成了了不起的英雄。布拉斯伯爵已派人去请马拉奇奇了，所以伊莎尔达劝霍克蒙坚强一点，再忍耐一会儿。

霍克蒙感到头上一阵阵绞痛，豆大的汗珠滚了下来。他伸手握住了伊莎尔达白皙的小手，脸上露出一丝幸福的笑容，说了句：“ 您真美 !” 然后，闭上了眼睛。